

皇后的天堂

唐敬陵贞顺皇后石椁研究——陕西历史博物馆 编

文物出版社



ISBN 978-7-5010-4218-0



9 787501 042180 >

定价：400.00 元

皇后的天堂



唐敬陵贞顺皇后石椁研究
陕西历史博物馆 编
程旭 主编

皇后的天堂



唐敬陵贞顺皇后石椁研究
陕西历史博物馆 编
程旭 主编



《皇后的天堂》编委会：

主任：罗文利 成建正

委员：冯庚武 马振智 程旭 裴建平 晏新志

师小群 梁彦民 董理 杨瑾 文军

田小娟 张维慎 杨效俊 步雁

主编：程旭

策划：程旭 师小群

执行主编：师小群 呼啸

学术顾问：葛承雍

资料：师小群 呼啸 杭志宏 王博 陶涛 张平

摄影：王建荣

英文翻译：杨瑾

高清数字影像采集：西安十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序 言	006
-----	-----

概 述

历 程	
——《唐敬陵贞顺皇后石椁研究》 / 程 旭	008

纪实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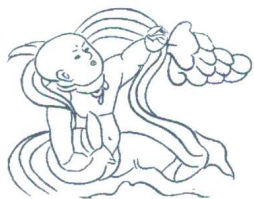
唐敬陵贞顺皇后石椁追索回归纪实 / 师小群 呼 啸	016
唐敬陵贞顺皇后石椁 / 程 旭 师小群	026

研究篇

唐贞顺皇后（武惠妃）石椁浮雕线刻画中的西方艺术 / 葛承雍	112
再论唐武惠妃石椁线刻画中的希腊化艺术 / 葛承雍	126
皇后的天堂：唐宫廷女性画像与外来艺术手法	
——以新见唐武惠妃石椁女性线刻画为典型 / 葛承雍	144



唐武惠妃石椁纹饰初探 / 程旭	154
唐武惠妃墓石椁纹饰中的外来元素初探 / 杨瑾	168
唐武惠妃石椁纹饰中女性发式探微 / 杨瑾	184
武惠妃石椁线刻女性服饰与装束考 / 田小娟	196
石椁线刻与粉本的形成方式 ——兼论唐陵墓壁画图像粉本的来源 / 徐涛 师小群	206
墓葬中的窄堵波 ——再论武惠妃石椁上的勇士神兽图 / 王庆卫	220
唐代花鸟画的里程碑 ——贞顺皇后敬陵石椁花鸟画释读 / 刘婕	234
唐武惠妃石椁制作方式初探 / 呼啸	250
后记	259



序言

唐敬陵贞顺皇后石椁研究文集

006

陕西是周秦汉唐等十四朝古都，三秦大地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具有无可比拟的至高性、完整性、独特性。唐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开放包容的政治氛围、殷实繁荣的经济条件、兼容并蓄的文化环境，成就了以长安为核心的首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深厚雄浑的大唐文化积淀使得陕西的地下文化遗存异常丰富，不断涌现的科学考古发掘成果既使陕西的文物事业享誉中外，也使依法有效保护文物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凸显于世。

2006年2月13日公安机关破获了以杨彬为首的特大盗掘、走私文物案，主犯杨彬从2004年5月至2005年6月，策划、指使、实施了对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大兆乡庞留村西侧的唐代墓葬的盗掘，将墓内一套彩绘石椁进行拆解、包装，偷运到广州后，最终以100万美元贩卖走私到境外。为抢救文物、打击文物犯罪，陕西省文物局批准陕西历史博物馆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组队，对被盗的庞留唐墓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掌握详实资料，以利于对流失文物的追索和文物犯罪分子的打击。经过9个月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包括出行仪仗、山水屏风、婴戏杂技、庭院伎乐、仕女人物壁画，彩绘仕女陶俑，陵前建筑和碑石遗址，莲花纹方砖、莲花纹瓦当、“将作官瓦”、“西坊”铭板瓦，“宫”字碑石碎片等文物资料。最为重要的是，考古人员在筛虑墓中渣土时，发现了刻有“贞顺”、“于兴”、“辞诀”、“洎”、“明口”等铭文的汉白玉哀册残块和一块长42厘米的石椁顶残块。此外，当地村民还主动将几年前在墓冢以北约200多米处一个砖场发现的青石墓志送交到考古队，志文明确记载，这位柳姓无名宫女“陪瘞于敬陵宠莹”。

至此，专家们根据文献记载和该墓葬形制，结合出土的哀册残片和征集的陪葬宫女墓志等文物，最终认定，这座被盗的唐代墓葬，是唐玄宗宠妃——武惠妃贞顺皇后敬陵。上述出土文物则成为追索被盗石椁有力的科学物证。

史载，武惠妃是武则天的堂兄恒安王武攸止之女，玄宗即位后，武氏渐承恩宠，开元十二年玄宗废王皇后，赐武氏为惠妃，礼秩同皇后。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武惠妃薨于兴庆宫，追赠为贞顺皇后，次年（公元738年）二月二十二日葬于敬陵。

文物考古部门发掘获得的资料成为侦破石椁被盗并流失海外案件的科学证据，公安机关

遂即向公安部和国际刑警组织发出了协查通报。2007年12月，警方从有关方面获悉，被盗的石椁已从香港倒卖到了一位美国古董商手中，案情变得愈加复杂。在此关键时刻，2009年1月15日，中美两国政府关于合作开展打击跨境文物走私犯罪的谅解备忘录签署，为我国打击文物走私跨国犯罪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经过艰苦的工作，在向古董商代表阐明相关法律规定和石椁系被盗的中国文物及证据后，古董商代表表示同意2009年12月在香港商谈石椁的归还事宜。我局和省公安厅对此高度重视，遂即决定由陕西历史博物馆和西安市公安局刑侦局组成追索文物谈判小组开展工作。在谈判中，中方就文物的所有权、涉案性质、追索归还等原则问题严肃表明了立场，并邀请美方代表到长安区大兆乡庞留村贞顺皇后陵墓被盗现场实地考察，介绍墓主人武惠妃在唐朝的历史背景和地位。面对考古发掘发现的文物资料证据和令人震惊的陵墓被盗现场，美方代表表示：石椁对美国人来说，是中国古代的精美艺术品，但它在中国却承载着一段历史，文化意义重大，回国后将尽快促成石椁归还中国。

2010年4月29日，经多方合作与不懈的艰苦努力，被盗后流失海外长达五年之久的唐代贞顺皇后石椁，终于被成功追索，回归故土西安。陕西省文物局指定由陕西历史博物馆永久收藏保存，同时，做好保护、展示、宣传工作。

石椁的回归是中美合作打击文物走私犯罪谅解备忘录后首个成功合作的范例，是中国暨陕西文物保护工作取得的重要成果，彰显了陕西文物行政管理机构依法履行主体责任的能力，体现了陕西文物部门和公安机关打击文物犯罪的高效合作和坚定信心与毅力。被盗掘倒卖到美国的唐代贞顺皇后武惠妃敬陵石椁历经曲折回到故土长安、入藏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历程，为陕西的文物保护事业增添了一段丰富而多彩的佳话。欣慰之时，陕西文博人一刻也没有忘记肩负的保护、传承、研究、利用责任，石椁入藏陕西历史博物馆几年来，在科学保护和有效展示宣传的基础上，考古和文博工作者以严谨科学精神和主人公高度的文化自觉，对石椁的形制、彩绘和线刻图案等进行了深入的综合性研究，特别是将石椁所凝聚的盛唐时期丰富的中外文化信息与整个唐代的历史文化紧密结合进行的比较研究，力图从一个新的侧面深刻揭示唐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互渐、融合、发展历史，以使石椁珍贵的历史艺术价值在更高层次上穿越千年历史时空昭示在公众面前，开展这种文物、考古、历史、艺术等多学科开放、互鉴研究，充分体现了当代文博人“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的责任与担当，将会不断提升陕西文博工作的整体水平。

鉴于该石椁的重要历史艺术价值以及考古报告尚在编写中，我们将几年来已有的研究成果汇集成册，以飨公众，希望引起社会各界更多专家学者的关注，进一步推动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与探索。

陕西省文物局局长

赵荣

2014年8月

历程

——《唐敬陵贞顺皇后石椁研究》

程 旭

008

对于陕西人尤其是陕西文物工作者来说，2010年春天所经历的事情恐怕终生难忘。被从唐贞顺皇后（武惠妃）敬陵盗掘的彩绘石椁经过六年颠沛流离的磨难后，回归故里，并永久珍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这个消息迅速占据各大新闻媒体，成为2010年“十大法治事件”、“陕西省文物工作十件大事”、“影响中国收藏界十件大事”。

惊愕于这具石椁超大体型、神秘身世和曲折遭遇的同时，人们更多的是疑问：石椁的主人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石椁的珍贵之处究竟在哪里？石椁的研究情况如何？石椁内外纹饰的蕴意是什么？石椁如何能够回归？回归过程中都有哪些故事？石椁的回归对中国流失文物的回流有何借鉴意义？显然，陕西省文物局、西安市公安局、陕西历史博物馆6月17日联合举办的“唐敬陵贞顺皇后石椁”回归新闻发布会、中央电视台的现场直播，以及全国其他各大新闻媒体的大篇幅报道和宣传并不能满足公众对这具神秘而奢华石椁的无穷探寻的热望。

为了解答公众的诸多疑问，陕西历史博物馆整合馆内外研究力量，启动了针对这具石椁的修复保护与综合研究，并将研究成果结集出版，于是就有了这部《皇后的天堂——唐敬陵贞顺皇后石椁研究》，不仅为公众逐一解疑释惑，还期望能引起社会各界对珍贵文物的关注并爱护，对优秀民族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唐贞顺皇后敬陵

据《新唐书》卷89《列传·十一宗诸子》记载，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737年），玄宗最宠爱的“惠妃薨，年四十馀，赠皇后及谥，葬敬陵，并立庙祭祀”。乾元年间敬陵被唐肃宗废去一切皇后祠享。

敬陵位于今西安市长安区庞留村，即所谓的“在国之阳”，历史上曾数次被盗，标识墓主人的地上建筑已荡然无存，现仅存夯筑覆斗形封土，东西边长53米，南北边长56米，高约19米，经过岁月的侵蚀，人们已经不知道它的主人是谁了。

2005年5月，当地群众向有关部门举报墓冢上发现了盗洞，陕西考古研究院、长安区文物局的工作人员循盗洞进入墓室，发现了这座墓葬与残存的壁画；但到了2006年2月，西安市公安局破获了以杨彬为首的特大盗掘、走私文物案后，人们才知道墓室中的石椁已被盗卖出境。“亡羊补牢，为时未晚”，2008年9月至2009年5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历史博物馆与陕西考古研究院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这座盗掘严重的陵墓进行清理发掘，庆幸的是，历经浩劫的墓葬仍出土了不少精美的壁画、陶俑、玉哀册等文物，通过玉哀册上的刻铭“贞顺”二字及附近陪葬宫女墓志确定这座大墓为唐贞顺皇后敬陵。

找到至关重要的证据后，2009年12月，西安市公安局和陕西历史博物馆成立专门工作小组，启动了追索石椁的国际程序，这其中的辛酸与苦楚只有参与者体会最深。著名作家海岩以此为蓝本创作出了小说《长安盗》，详尽追述了公安机关和文博人在国际追索工作中的酸甜苦辣，他们的使命感炙热灼人，为了国宝回归而坚持不懈，最终将石椁带回故里。

贞顺皇后石椁

这座石椁是敬陵留存下来的最为震撼的陪葬品，也是全国已发掘的20多所唐代墓葬中体量是最大的，反映的内容最丰富，色彩保存最好的石质葬具，具有极高的艺术和历史价值，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石椁外形为仿唐庑殿式建筑，面阔三间、进深两间，长399、宽258、高245厘米，重约26吨，由盖顶、椁板、立柱、基座共31块石材组成。其中，椁顶为5块巨石雕刻成屋顶状，椽头施蓝色彩绘，绘十字形瓦当。椁体由10根立柱、10件壁板间隔组合构成，椁门位于石椁东面的中央，其上雕刻6排泡钉，一个门锁，其上残留金粉；两侧分置直棂窗，施绿色彩绘；石椁整体采用减地浅浮雕、线刻与彩绘等装饰技法，图案满布于立柱、壁板内外壁及基座立面上，内容主要有珍禽异兽、花草树木、仕女人物等，是至今为止唐代已出土石椁中等级最高、体量最大最重且彩绘保存最完好、内容最丰富的一具。

以石椁随葬是古代葬式葬仪中对皇族和位高权重者的最高礼遇，见于汉至隋唐五代高等级墓葬中。考古发掘的隋唐石椁为数不少，据不完全统计，出土石椁的唐墓大约有26座，主要分布于陕西地区，多见于唐陵陪葬墓中（帝陵陪葬墓13座），如淮安靖王李寿墓（贞观五年，631年）、右武卫大将军郑仁泰墓（龙朔三年，663年）；房龄长公主墓（咸亨四年，673年）、契苾明墓（通天元年，696年）、越王李贞墓（开元六年，718年）、章怀太子墓（神龙二年，706年）、懿德太子李重润墓（神龙二年，706年）、永泰公主墓（神龙二年，706年）、惠庄太子李撝墓（开元十二年，724年）、银青光禄大夫苏思勖墓（天宝四载，745年）、让皇帝李宪墓（开元二十九年，742年）、韦浩墓（景龙二年，708年）、韦贵妃墓（乾封元年，666年）、金乡县主墓（开元十二年，724年）、阿史那

怀道夫妇墓（开元十五年，727年）、秋官尚书李晦墓（永昌元年，689年）、燕妃墓（咸亨二年，671年）、张仲晖墓（天宝十二载，753年）、山西万荣薛勣墓（开元八年，720年）等。从墓主人身份看，长安地区唐墓出土的石椁多为皇室成员或一品大员，身份非常高，而其他地区陪葬石椁的唐墓主人身份并不太高，可能属越制现象。

这种硕大体型的葬具制作复杂，耗费人力物力和时间，因此生产量本身有限。再加上唐代数代皇帝反对厚葬，如高祖、太宗诏令全国要节俭与薄葬，明文禁止以石为棺椁，《通典·棺槨制》记载：“大唐制，诸葬不得以石为棺槨及石室，其棺槨皆不得雕镂彩画。”但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并非如此严格，常有“别敕葬者”，可见，石椁的使用是唐代品官等级之上经皇帝特许的一种恩典，是“事出特制”的特例，并非所有王公贵族都能获此殊荣，而武惠妃死后以石椁下葬，毫无疑问是唐玄宗恩宠特许的结果。

石椁作为一种极为奢华的石质葬具已经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也纷纷发布，如贺西林《北朝画像石葬具的发现与研究》（《汉唐之间的物质文化与世俗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芝加哥2001年）、齐纪《唐代石椁研究》（北京大学2003年硕士论文）、巫鸿《“华化”与“复古”——房形椁的启示》（《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张凌《安伽、虞弘和史君等墓出土石葬具图像中的器物研究》（北京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呼林贵和尹夏青《新发现唐杨会石椁壁画初探》（《唐墓壁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6年）、程义《关中唐代墓葬初步研究》（西北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张桢《北朝至隋唐时期入华胡人石质葬具研究》（西北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周繁文《隋代李静训墓研究——兼论唐以前房形石葬具的使用背景》（《华夏考古》2012年第1期）、金海旺《隋唐时期石质葬具研究》（郑州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董梅《关中地区隋唐时期石椁及相关问题研究》（西北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曹鹏《北朝出土石质葬具研究》（内蒙古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等，从不同角度对不同时期的石椁葬具进行剖析，但针对武惠妃石椁的专门研究并不详尽。

关于石椁的主人

陵墓主人是唐玄宗最宠爱的、多次欲立为皇后而未果的武惠妃。由于受武则天的影响，武惠妃生前未能获封皇后，但她一直以皇后身份治理后宫，死后被迫封为贞顺皇后。据《新唐书》卷95《列传·后妃上》载，“玄宗贞顺皇后武氏，恒安王攸止女，幼入宫。帝即位，寝得幸。时王皇后废，故进册惠妃，其礼秩比皇后。”武惠妃生前应该是玄宗时期最有权势的女性，尽管未能获封皇后，死后如愿以偿，恩宠不绝，“况贞顺之宠锡，伊往古而莫见”。（《全唐文》《贞顺皇后哀册文》）

武惠妃缘何能获得玄宗独宠？史书中并无记载。笔者爬梳一些历史信息，揣测：一是美貌丰腴，温婉腻人，风情万种，这是后宫女性必备之条件；二是聪慧过人，精于处理人际关系，特别是与玄宗的关系；三是精通音律，能歌善舞，技艺独秀，更能吸引玄宗的宠爱。正因如此，武惠妃死后，唐玄宗一直闷闷不乐，直到发现与武惠妃形神兼似的杨贵

妃，玄宗才恢复了往日的快乐，也才不顾宗法礼制的禁锢，“父纳子妻”，召儿媳杨玉环入宫并封为“贵妃”，终其一生恩宠绵绵，成就了一代帝王的千古爱情。

石椁回归过程中的调节机制

2010年4月，贞顺皇后敬陵石椁终于回到故里，被誉为当年最轰动的海外文物回流事件。

回顾整个案件，虽然外界广泛认为武惠妃石椁回归是我国首次以法律程序追回的国家一级文物，事实上，除了公安机关的积极努力外，双方所重视和采纳的调节人机制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调节是一种可选择解决方法。在涉及流失文物归属权争端的复杂谈判过程中，除了法律诉讼、商业购买等形式外，调节作为一种可选择的争端解决方法，使包括博物馆在内的相关利益各方都会受益。因为调节依靠的是其明显的特性与优势，此种机制能有效地克服法规的局限，将传统文化表述之误用等习惯性诉求法律考虑进来，不仅回应了在流失文物追索或回归案例谈判中采用可选择的争端解决方法的需要，而且回答了博物馆在文物追索或回归案例谈判以及获取、租借、储藏或注册等方面需要指导一种更广义的需求。

与国际很多流失文物成功追索案例一样，在武惠妃石椁回归案例中，陕西历史博物馆积极参与其中，并作为中方追索小组主要成员至始至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充分了解情况，准备充足证据，并与国际刑警组织反复沟通后，中方追索小组审慎地选择了通过与“中间人”与“知情人”的协调沟通，与美国文物商人对石椁的归属问题进行了反复的、理性而严密的谈判，努力在国家利益和商业利益之间寻找各方的平衡点。对买家来说，既可以免去一些法律责任，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挽回名誉，否则人财两空；对追索方而言，证据确凿而充分，而且还有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启动追索程序的优势，有备无患。在这种情况下，调节机制的介入妥善地处理了各方关系。

唐贞顺皇后石椁顺利回归祖国，意义深远：打击文物犯罪、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不仅是公安干警、文物工作者责无旁贷的责任和义务，而且也应该是全社会关注、关心的重点，只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不管文物犯罪分子多么猖獗，不管他们将文物盗卖至何地，我们都有责任、有能力将文物追缴追索回归并将他们绳之以法；在唐贞顺皇后石椁追索过程中，公安干警、文物人成功采用调节机制，顺利达成移交协议，这不但为国际社会解决文物追索问题提供了一个典范，而且为开展文物保护研究开拓了视野，提供了交流空间。

石椁纹饰

从整体上看，除了石椁内顶残留少量彩绘的仙鹤和翔云图案外，其余皆为减地浅浮雕线刻纹饰，布满壁板内外壁。距离武惠妃身体与灵魂最近的是内壁，满刻着屏风式10幅人物画，共21个仕女形象，呈现出这一时期女性人物画中典型的一主一仆或一主二仆构图模式，类似人物结构也见于新疆阿斯塔纳唐墓壁画、

敦煌盛唐时期人物图画中。这些女性仪态端庄、雍容华贵，浑身散发出宫廷女性的典雅、优渥、庸散、高贵，不经意间又透露出些许傲慢。当代艺术家们以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的表现力将宫廷等级社会中的女性人物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不仅刻画出盛唐时期女性丰腴雍容的独特审美趋向，又间接衬托了武惠妃超凡的仪容与气质，即使是极其平凡的日常生活也充满了生命的张力。供武惠妃灵魂欣赏的是外壁板上雕刻的世界，上部为飘逸张扬的连续式缠枝莲花童子纹饰，下部为形象各异的胡人牵兽图；基座壶门上饰各式动感十足的珍奇异兽；立柱上刻飘逸的蔓草底纹，蔓草心形或石榴形或莲座形中线刻“胡人伎乐”、“迦陵频伽”、“飞廉”、“飞马”、“飞凤”等纹饰，整体布局合理，技法娴熟，题材丰富，纹饰单元之间紧密联系，展开可见一幅融合了多重装饰母体和多种文化元素的蕴意深厚的纹饰长卷，堪称盛唐时期石刻艺术的最华丽、最成熟之作。

012

石椁的研究价值与意义

武惠妃石椁的回顾除了引起媒体的热议外，更深深吸引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著名隋唐考古学家葛承雍先生连发三篇文章，集中讨论石椁纹饰的文化意义与艺术价值，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生杨元超2012年完成了题为《武惠妃石椁外壁屏风式花鸟画艺术特征初探》的硕士论文，程旭博士、杨瑾研究馆员、师小群副研究员、刘婕博士也从不同方面对石椁进行探讨。这些研究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武惠妃石椁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然而，这具石椁蕴含的其它错综复杂的多种历史现象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很多文化信息尚未得到研究透彻，希望本书能抛砖引玉，以期更多学者能够对该石椁进行多学科及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一是纹饰整体设计的功能与蕴意。石椁内外壁刻满精美纹饰，包括动物、植物、人物、星辰等内容，纹饰与纹饰、纹饰与石椁、纹饰与其他墓葬品纹饰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是如何构造，又是如何表现的？多种复杂纹饰元素组合成一个宏大的母题，这种母体产生于怎样的时代背景？怎样的社会文化？有多少是母本程式化的设计？又有多少是为武惠妃量身打造的？如果说每个纹饰单元都表达独立的含义，那么单元与单元之间，单元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表现的？

二是设计者。可分为墓葬设计者与石椁纹饰设计者。对前者而言，棺椁之制是一种带有浓烈等级色彩的墓室形态，在频繁提倡薄葬的唐代，这样硕大的彩绘石椁显得太过奢侈。尽管玄宗在开元二年下令“所司据品令高下，明为节制：冥器等物，仍定色数及长短大小；园宅下账，并宜禁绝；坟墓莹域，务遵简俭；凡诸送终之具，并不得以金银为饰。如有违者，先决杖一百。州县长官不能举察，并贬授远官。”但厚葬之风屡禁不止，与帝王自身言行有关，比如武惠妃死后号墓为陵，丧仪极具奢华。显然，设计者深谙“以礼入法”，“藏礼于器”的规制，按照盛唐时期皇室葬式葬仪对墓葬经过整体设计，按照墓主人的精神需求对建筑、绘画、雕塑进行整体艺术配置，具有强烈的宗教或礼仪的意义。

对后者而言，在石椁内外壁有限空间中通过图像形式充分表现给予墓主人安排的地下世界中最核心部分，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何况墓主人是玄宗皇帝最宠爱的后妃、后宫

中具有皇后至高权威的女主人。如何将传统石刻母题、与盛唐时尚的主流纹饰、与这位特殊委托人、与尊贵的墓主人完美结合起来？这些纹饰是地下永恒葬仪的重要组成，是墓主人灵魂的永久承载者与庇佑者，因此也最能反映墓主人的情趣爱好和喜乐哀愁，是她最安然幸福地陪伴者，他们是如何精挑细选这些纹饰、以便最能妥帖揣摩她心意？艺术设计们的团体是如何运作的？

三是玄宗的心意与角色。玄宗与武惠妃恩爱幸福，她的去世让玄宗悲伤不已，在哀痛的驱使下，加上本身性格使然，玄宗费尽心机让宠妃在地下世界里得到无比的护佑与哀荣，想必武惠妃入葬时陪葬品的丰富与精美程度应该是无与伦比的。玄宗的角色“藏”在哪些细节中？操办者们是如何表现玄宗作为葬礼决策者的情感与性格？隐晦或公开武惠妃本人的信仰与家庭背景？

四是雕刻者的作用。作为纹饰的诠释者与描绘者，雕刻者们是如何通过视觉空间的构造，把整个时代压缩为经过选择的图像，表现出强烈的时间性与私人性？他们如何展开并控制节奏和雕刻方式？如何创造出供墓主人灵魂享用与观看的固定距离？

此外，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还包括墓葬结构和随葬品的整体研究、石椁纹饰与同墓葬其他随葬品，如壁画、陶俑与陶器等的比较研究、石椁形制和纹饰与同一时期其他高等级墓葬的比较研究等。

总之，武惠妃石椁用图像语言的力量，将墓主人及其生活时代分解为一幅幅生动有趣的画面，化作回忆性、纪念性的永久物质形式，凝固在武惠妃肉体与灵魂轮回辗转的永恒地下世界中。这些图像隐藏着极为复杂的历史文化信息，蕴含着无穷无尽的研究线索，值得学者长久关注与探索。

我们相信，经过不懈探索与潜心研究，这位权倾一时的后宫女主人和她生活的时代会清晰展现在我们面前。

